

## 愿每个生命都被温柔相待

□钟倩

2016年的最后一个月,我成了医院的“常客。”抽血,CT,核磁,再抽血,一遍遍地做检查,一趟趟地找医生,一向从容且坚强的我,再也忍不住了,任由泪水在心底翻滚,身体虚弱得像面包,使我欲罢不能。生命永远比你想象的脆弱,人生在世,匆匆又匆匆,不过是个过客。

恍然间,2017踱着方步款款而至,如果要问我有什么新年愿望,我一定会干脆利落地说:愿每个生命都被温柔相待。

去一次医院,净化一次灵魂,这句话一点不假。

第一次去就诊,医生淡淡地说:“你这样的病号,病房里好几个,每天查房想想我都头疼。”下午,结果出来,她说道:“明天再来抽个血,排查一下。”“能不抽吗?”不知哪里来的勇气,我问道。“可以不抽,那就等于半途而废,你自己看着办吧。”话音落下,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都黑下来,在黑暗处,那些隐藏的孤独与无助慢慢显形。

做CT的时候,五个检查室被挤得水泄不通,黑压压一片。等,成为人们不约而同的姿态,随着叫号机传出的提示语,人们的目光缓缓聚焦在显示屏上,每个人的名字瞬间变成一个符号。

轮椅上的我累得瘫软成一团,此时,急诊室、手术室、重症监护室等陆续推来的病床,源源不断地“加塞”进去,优先成为他们的特权:有的插着呼吸机和导尿管,奄奄一息的样子;有的刚从手术室出来,上半身贴满了白色的布条;还有的深陷到白色床单里,小声呻吟……静寂充满,沉默成为最好的语言。两个多小时后,当显示屏上出现我的名字那一刻,眼眶不禁湿了,泪水打在手背上,生疼生疼。

我承认,在医院里自己是个弱兵,甘拜下风。第二天,再去抽血,就诊卡被卡住,差几毛钱,需要先去交费。此时,我已经脱下棉袄,甩着白白的胳膊,等交费回来,内心比冰还冷。等报告的时间,如火上煎熬,然而,结果比我想象的还要诡异,有病变,亟需治疗,“知道吗?这种病需要持续治疗!”从诊室出来,手里攥着医生开的住院票,我捏得啪啪作响,就像擎着自己的命运一样,小心翼翼。而后,敬畏的心不自觉地升腾起来,使我臣服,感恩,一下子悟出了很多,仿佛立马可以著成一本书。

回家后,给病友杨杨的父亲打去电话。杨杨和我都患有类风湿,在家务农的父母带着她来到

省城,边打工边治疗,奔波在出租屋与医院之间。后来听说生物制剂“修美乐”能够控制病情,疗效显著,此药的唯一“缺点”是,价格几乎是“天价”:每月注射两针,且没有进医保。她的父母没有犹豫,坚持给她用这种药,这一用就是三年的时间。“打了多少针了?”“打了二十多针了,一年就得十多万!”他回答说。没有赚钱不易的抱怨,有的是卑微罅隙里向上攀援的希望和信念。他开了一家超市,在医院门口,生意不错,他们没有雇人,里里外外都是夫妻俩。电话里,他的声音断断续续,招呼顾客,喧嚣而杂乱,“我想给她治愈!”听到这里,我心里五味杂陈。

毫无疑问,杨杨的治疗之路,也是我的明天。

记得博尔赫斯说过:“失明,它应该是命运或者运气给予我们的许多奇特的工具之一。”顽疾与不幸,都是生命别出心裁的工具,抑或是一种燃料,唯有坚强,方能迎战。

2016,不可避免地回望,2017,满怀阳光地迎接,愿我的治疗顺利起航,愿每个生命都被温柔相待——因为生活处处充满恩典,你在的地方就是恩典所在。

## 一年未见红日

□杨建东

2016年过去了,我竟没见过红日,你信不信?

住在湖畔小县城的矮楼里,门前20米是11层的高楼,东边80米也是楼,南边还是楼,早上起来在门口抬头瞅瞅对面楼顶上的玻璃映着橘黄色,就知道红日出来了。这样日复一日,月复一月,不知不觉一年过去了。

去年农历十月初一我回滕州故乡上坟,早上起来溜进村西的菜地,薄雾笼罩,十分静谧,北边的青山绵延起伏,转头东望,一排杨树杈间挂着一个不太亮不太红的红日,心里一惊,2015年的红日是这样的。今年十月初一回故乡上坟,想看看2016年的红日是啥样的,哪知拂晓就下起了小雨,完了,2016年的红日不知跑哪避雨去了。

我小时候,县城也小,早晨上学的路上不但看见朝阳又大又红,也能看见东边的柏山。近20年,农田不长庄稼了,却长出一幢幢高楼。领导们要政绩,开发商要金钱,县城周围的高楼仿佛荒原上的野草疯长,到今天,除了高楼顶层的住户之外,路人根本不能和红日照面。

摄影者有办法,拂晓开车去乡村、去湖畔、去原野,到了目的地,红日也起床了。摄影者不须感谢红日,红日却感谢摄影者,大清早跑这么远来欣赏它,它能不激动吗?

本来,朝朝夕阳朝霞晚霞就是供人间欣赏的,可高楼挡住了红日的面目,不让市民欣赏它,它能不烦恼吗?中央提出让居民“看得见山,望得见水,记得住乡愁”,可城市建设者不让你见,你找谁说理去?

在小县城见红日就这么难,住在大都市的人想见红日岂不更难?

# 我的

# 2016

## 我终于放过自己了

□静流

我是一个大学三年级的学生,2016年,压在我身上的大山终于崩塌了,我可以走出来了,我终于轻松啦!

这座大山的轰然降临是在大学一年级第一次期末考后。我信心十足地去看成绩单,结果却发现自己竟然是倒数第3名!怎么可能呢?一直是学霸的我简直无法相信,觉得真是一个笑话。最后,我对自己说:“好好努力,在下次考试时让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对的位置上。”

努力了一学期,我小心翼翼地打开成绩单,顿时如芒刺在背,倒数第10名!

接下来的时间里,我好像返回到了紧张的高中时代,好好听讲,下课整理笔记,图书馆翻阅练习题,积极与教授、同学交流学习方法,甚至放暑假带半行李箱的教科书回家学习。可是大大小小的测试下来,我始终进入不了前3名。

直到今年5月份的一天,发生了一件事情,彻底改变了我。

为了迎接考试,本就感冒的我通宵学习,结果发烧到了40摄氏度。躺在医院的病床上,我终于没有力气拿起书本了。身边没有了课程和书本,恍如隔世,看着输液管里的营养液静静地滴注,我渐渐感受到了一些事情:我需要,不,必须得接受自己不再是学霸的事实。



因为一个人总有一些自己用尽了浑身解数也达不成的劣势。这就是真实。如果这扇门打不开,就不要再把自己撞得头破血流了。

每天中午从病房出来晒太阳,和煦的阳光下,自动水洒湿润了大片草坪,真美啊。我在草坪边的木椅上坐下来,静静地欣赏。阳光不仅让小草一天天变得更加翠绿透亮,也渐渐驱散了我心头的疑惑乌云。以前我总问自己:“如果我接受了失败,那我的骄傲和荣耀怎么办?”现在有了答案:只要我真努力去做了,虔诚且珍惜地经历了每一个过程,那这段经历就是我的独一无二,是我的骄傲和荣耀。毕竟,学习的目的

是真正学到了知识且学以致用。

这次发烧彻底把我烧醒了,再回到校园,我仍是认真地学知识,但再也不是那个“刻苦标兵”了,在课余时间我开始接触自己感兴趣的事物。我想,既然专业课是我的短板,那么我肯定在别的方面有优势。在寻找中,我看到了许多新鲜的事物,认识了一些有趣的朋友,生活变得明媚快乐起来,更让我开心的是,我发现自己很喜欢写作,现在在一家杂志社做起了兼职工作。

2016年,我终于放过了自己,也想对和我经历相似的朋友说:“请谦虚地接受劣势,放过自己吧。”

## 回家的路

□宇小默

2016年12月31日凌晨一点四十,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悄悄拉开帷幕。而对于我却有些漫长。我们四人带着一车行李,在京沪高速唐官屯服务区出口排队等待着雾霾封路结束。

这一天,是我四百多天国外生活结束的第一天,我终于回到祖国大地的第一夜。因为行李太多,雾霾又要来袭,所以准备下飞机就直接开车回济南。可是,就在刚刚踏上回家路不久,在高速路上发现前一段高速封路不准前行。我们没有别的路可以选择,没法回头也不能前行,面对人满的服务区客房,只有选择成为等待放行的其中一员。

上百辆车几百号人默默地守候着。雾霾越来越大,再一抬头已看不清高速公路封闭的红叉。暗黄的路灯和车灯笼罩下的夜晚,雾霾显得越发浓重。

北京时间12月30日早晨八点,我在西雅图登机。我所有的不舍在登机那一刻几乎全部化为回国的兴奋。临回国的前一晚,我得知北京雾霾严重,很多飞机无法降落,暗自担心了很久,当飞机顺利降落在北京的那一瞬间,说不出的兴奋和快乐涌上心头——我心心念念的地方,我终于回来了。

然而,我还是高兴得太早了。雾霾没有影响飞机降落,却影响了我回家的路。我不知道此刻有多少人和我一样心心念念盼着回家,又或者为了生计急着上路,这一夜注定难眠。

回想去年的今天,我站在时代广场和好友一起等待跨年,十多个小时的等待,只为了新年的开篇。而今天,同样是将近十个小时的等待,为了家的温暖和对于我来说的新生活。

我曾问过很多遍,回家的选择对不对?吸引我的美国的空气和环境,却比不上家里千千万万的好。就像现在,即便还有漫漫长夜,家人都在身边,也就踏实了。

可还是希望,可以天天看到蓝天白云,可以数星星,可以看到我的家更美好的一面。

### 【下期征文预告】光

命题嘉宾:施战军(文学博士,《人民文学》杂志主编。)

命题说明:“光”在甲骨文中,上面是一蓬火,下面像一跪坐的人,这可能是古代的一个侍女顶着火烛给主人照亮,也可能是形象地让火长出四肢,成为一个火精灵,它停驻哪里,哪里就有光明,或者说,这个字本身画的是一盏灯。无论如何解释,我们都很容易理解:这就是“光明”“光亮”。陶渊明说“山有小口,仿佛若有光”,于黑暗中的人,光便是希望;而老子从光的强弱给人的感受中,领悟出“光而不耀”的人生智慧……你是否有关于“光”的故事和体会,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。

征文要求:1000字以内,文体不限。请附上个人的姓名、职业。来稿请尽量不要用附件。

投稿邮箱:qlwbx2@163.com